

語絲

第五卷，第四〇期

絕句探源

天功講

我們粗略的看：「絕句是四句的五七言詩之有格律者」！但是專從這等形式來看，決不是以了解她。還得看看她的內容，她的特徵。

我覺著「絕句」這體詩，在中國的一切文體裏，再也沒有比她更「死像」「固定」的了！（律詩還有排律，詞還有慢，近，引諸變，惟絕句一成不變）但是在中國的一切文體裏，也沒有比牠表情來得更能幽默（humor）來得更能Charming的了！並且牠又是上承樂府，下開詞曲的過渡體裁。所以我想特別說詳細一點。但是手邊還沒有更多的書可參考！恐怕免不了許多錯誤。現在把前人說絕句的話引點在下面，作吾說的張本！

文體明辨說：

「唐初穩順聲勢，定爲絕句，絕之爲言截也！卽律詩而截之也。故凡兩句對者是截前

四句，前二句對者是截後四句、全篇皆對者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首尾四句。故唐人絕句，皆稱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絕句皆入律詩，蓋可見矣！」

詩法流源（范曄）說：

「絕句者截句也，……總是截律詩之半！」

楊升庵則以爲：

「絕句者二句一絕，起於四時韻「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或以爲陶潛詩，非，杜詩「兩個黃鸝，」實祖之。樂府「打起黃鶯兒」一首，詞連意轉，當參此義。便見神怪工巧！」

但是趙秋容則以爲：

「兩句爲聯，四句爲絕，始於六朝，原非近體，後人誤以爲絕律詩。」

詩藪也說：

「絕句之義，迄無定說，謂截近體首尾或中二聯者，恐不足憑！」

這樣紛歧的解釋，究竟何從何去呢？

自然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以其空加議論，不如看她事實上的表現如何！校爲可信；雖

然不必能得到他的究竟！據我的考察下來（一）「絕句的體式」大概是承襲六朝以前的南方民歌，衍變爲六朝人的「迴文」「戲贈」「離合」「隱語」「諧語」諸體遊戲滑稽詩。後來又以之爲「詠物」「詠事」的短詩，到了唐以後，因牠的形式上與「律」詩成比例，遂以爲「律」詩的一種！

（二）至於這個名詞的來源，也是假之於六朝的「五言四句式」的絕句詩。——不過「絕句」這個名詞祇是歷史上所表現於事實是如此。而其命名的意思，不敢強爲附會。只好闕疑——至於七言絕句，其事實與五言同，而名稱之成立，則大概是五絕成立已後連類而推之者。所以六朝但有稱五言四句爲絕句者，而絕無稱七言四句爲絕句的情事！

現在把上面的假設，以事實證明之：

我們一定要強勉用「山川而能語」（山經引相冢書）「將飛者翼伏」（古諺古語）諸古歌諺以爲五絕形式上的遠祖，自然也未使不可！不過，不必說得這樣的遠罷！但是這樣體式的民間歌詞，在漢已經成立，却是事實上不可欺人的事！古今注所載上留田「里中有啼兒」，太平御覽四百六所引古歌辭「結交在相知」，其他如古詩的「枯魚過江泣」一首，「採葵莫傷根」二首，也都是這種形式的民歌之流傳於今者！這種民歌的流傳，到三國之末仍然不衰，如晉初孫皓孫亮的民謠，天紀中的童謠，都是。但是在東漢之末，這種體式已被作家採取，所以曹

孟德父子以及建安諸人，已有此等體式的詩！

魏武之謠俗詞，子建之豔歌樂府芙蓉池，應璩之百一詩皆是，又孔融失題一首云：

歸家酒債多，

問客粲成行。

高談滿四座，

一日傾千觴！

居然格律均整，除首句第五字當仄而用平外，幾無譌誤。然此不足為絕句定獻，蓋於詩格進化上不可通也！又李白贈劉都使詩，亦有此四句。故此詩是否文學之作，頗難斷定；惟太白詩固往往有用古人成句者，故茲但附言之而已。

而孫皓的爾汝歌，尤見其為當時流傳之體式的情形。

昔與汝為鄰，

今與汝為臣。

上汝一杯酒，

令汝壽萬春。

不過這還是偶一為之的性質，並不成為一種形式。到晉而後，此等歌謠，才大大的發達，在樂府詩集的清商曲辭裏吳聲歌曲西曲歌兩類中，所收的歌詞，都是五言四句的體式，吳聲歌

曲與西曲歌是荆楚吳越之音，都是南方的民歌，其分量有這樣的多！（共八卷）體式有這樣的固定！則其已往的歷史過程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從可知了！而與給當時文學上的影響，自然不小。況且東晉而後，中國的文化，已移在江南，則文人采取此等民歌作他的詩體，是自然而然而又是在當然的事！所以我說：「絕句是由南方民歌裏蛻化而來的，在事實上有根據，決不是期必之言了！在當時最有名而又最通行的，恐怕要算了子夜歌！」（晉宋齊子夜歌四十二首。晉宋齊子夜四時歌七十五首。）

春林花多媚，

春鳥意多哀，

春風復多情，

吹我羅裳開！

（春歌）

青荷藍綠水，

芙蓉發紅鮮。

下有並根藕，

上生同生蓮！

（夏歌）

憐歡好情懷，

移居作鄉里，

絕句探源

五

桐樹生門前；

出入見梧子。

(秋歌)

淵冰厚三尺，

素雪覆千里，

我心如松柏，

君情復何似？

(冬歌)

上面是隨便舉的子夜四時歌四首，其纏綿悱惻，煞是很好的戀歌。文人學士之模倣者其數甚多！此處不想多舉！他如上聲歌歡聞歌前溪歌阿子歌團扇郎碧玉歌桃葉歌懊儂歌讀曲歌，以及西城樂中的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襄陽樂江陵樂西烏夜飛等等，都是。這一類的歌曲，大半是寫男女的怨思豔情。委曲的地方，是綢繆不解，質實的地方，是坦白無隱。不怪有吸引文人的魔力，譬如我們讀孫綽的情人碧玉歌（從玉臺新詠說：）

碧玉破瓜時，

相爲情顛倒

感郎不羞郎，

回身就郎抱！

讀王子敬的桃葉歌：

桃葉復桃葉，

渡江不用楫！

但渡無所苦；

我自來迎接。

(641)

是如何的摯熱呵！當時文人作者，如鮑照的吳歌三首，探蓮歌七首，王融的少年子江臯曲，謝朓的玉階怨，梁武帝的邯鄲歌，簡文帝的當鑪蜀道難夜夜曲等等，都是用這種體式。王融謝朓的永明樂也是五言四句。而梁武帝簡文帝所爲尤多。不必多述了！

自從五言四句的南方歌謠，爲文人採取後，他們除了仍遵用這等小樂府的題義擬作如上面所述的各調而外，也將此種體裁采入他們之所謂的「詩」裏！不過，在初用時多半帶點遊戲性質！譬如雙聲詩，

按王融有雙聲詩一首。庾信示封中錄二首，亦雙聲詩也。而趙甌北引史繩祖學齋帖囉以

絕句探源

七

爲「唐人已有此體。」不知魏晉時已大有其人矣！庾信又有問疾封中錄一詩亦雙聲詩，共八句

離合詩

謝惠連賀道慶石道慧王融梁元帝庾信諸人皆有，

迴文詩

梁元帝後園作迴文，庾信和湘東王後園迴文

與及戲贈，戲作，

陸平原贈顧彥先宋武帝調侃王玄模的四時詩，陸凱贈范曄詩，釋寶月的估客樂四首。

梁武戲題劉儒子板，簡文帝詠雪（顛倒使韻）王僧孺爲徐僕射贈妓，陳后主戲贈沈后。

雜作

如子建勳志，傅玄失題古詩，陸平原失題，張載失題，劉孝威古體雜意，王融擬古。

又如王羲之集蘭亭，所爲詩，多是長篇，而諸子弟所爲，如玄之凝之渙之肅之徽之彬

之，以及孫綽之子孫嗣及其他不甚審諸人所作，皆五言四句。可見絕句在當時尙「不登大雅

之堂」呢！

以上種種，都是因為這種體裁在當時尚不以爲文人所重。所除了這等遊戲文字而外，只用以詠物詠事。如張華的橘詩，陸機的春詠老詠，陸雲的芙蕖，王融的詠池上梨花詠梧桐詠女羅許詢的竹扇，習鑿齒的燈，袁山松的菊等等。至梁以後，這等詠事詠物的短詩更多，如梁武帝的詠舞詠燭詠筆詠笛等，在簡文帝集裏，五言四句共五十餘首，其中詠物的占三分之一還多。梁元帝的集裏五言四句詩有二十一首，沈約集裏，有二十二首，劉孝綽有十餘首，庾肩吾共十餘首，吳均共十二首，陳後主十餘首，庾信五十餘首。在這些人的集子裏的這樣多的首數詩裏，其詠物之作，都在十分之七八以上。則五言四句詩式之在文人心裏，可想而知了！

除詠事詠物而外，還有一種比較不十分莊嚴，而也帶點遊戲性質的「聯句詩」，也是用這種體式。

六朝以前用聯句的形式，只有兩個：一個是「做柏梁體」，即每人做一句的七言詩。其名皆用「效柏梁」三字爲之限制。如謝莊集的華林都亭曲水聯句效柏梁體，任昉的清暑殿聯句柏梁體（梁武帝同）都是！此外的那一個，便是每人聯做四句的五言詩式。如陶淵明有一首聯句是：

鳴鴈乘風飛，

去去當何極？

念彼窮居士，

如何不嘆息！

(淵明)

雖欲騰九萬，

扶搖竟何力？

遠招王子喬，

雲駕庶可飭！

(惜之)

顧侶正徘徊，

離離翔天側。

霜落不切肌，

徒愛雙飛翼！

(循之)

高柯擢條榦，

遠眺同天色，

思絕慶未看，

徒使生迷惑！

（淵明）

這種每人聯做四句的「聯句」，在體式上決無其他變更。其起于何時，雖不可明。而魏晉以前，絕未出現，則其不能遠過樂府中的清商曲詞，不辯而明。

按晉賈充有「與妻李夫人聯句」一詩，每人二句，此恐是後人因充復娶郭配女感而爲之者。

自然我們很容易推得這樣的一個結論：

「牠一定是做民間的那種小樂府而爲之者！」

這種聯句既與清商曲辭的小樂府有關，所以牠也跟著清商曲辭之發達而發達。如宋鮑照的在荊州與張使君李居士聯句，月下登樓聯句。齊王融的阻雪連句掃贈和，謝眺的還塗臨諸記曹中園閒坐傳筵西堂落日望鄉侍敬亭路中，梁武帝的聯句詩，沈約的阻雪聯句，庾肩吾的曲水聯句，八關齋夜賦四城門更作四首，庾信的集周公處連句，而何遜所爲尤多，凡十餘次。

(645)

大概到梁時此種詩已「形成」而普遍。大爲文人所采，所以劉孝綽之徒，甚有「擬古聯句」

(646)

者矣！

五言四句詩，既是如此放發！所以齊梁而後，大爲文人所采，而抒情寫志之作，也日益加多。推移至唐，正是牠由少而壯的紅顏時期，更遇到沈宋諸公子，加以培補修飾，於是這位「絕」世的美人，遂由村姑一變而爲「鬧市之花」。後世的哥兒小姐，已忘了牠的出處，被宋沈以後諸公子所賜的佳名「絕句」所襲。於是變爲「天上仙人」，早離去塵埃糝糠的生活，哈哈！殊不知牠還是我們田夫俗子的口呀舌弄的工具呢！

廢話少說，現在來看看「絕句」這個名詞的「史實」是怎樣。

玉臺新詠第十卷裏，全卷都是五言四句詩。其中差不多全是小樂府，而卷首乃以「古絕句」四首爲之冠，其詩曰：

藁砧今何在？

山上復有山；

何當多刀頭，

破鏡飛上天！

又 日暮秋雲陰，

江水清且深，

何用通音信；

蓮花玳瑁簪。

又 兔絲從長風，

根莖無斷絕，

無情尚不離；

有情安可別！

又 南山一樹桂，

上有雙鴛鴦，

千年長交頸，

歡慶不相忘。

(647)

我們很要注意！在這種冠首的地位，而居然這樣隨便的用了「古絕句」三字。則「絕句」的名稱之不始於梁，從可知了！但是在梁已前，除了南方的小樂府用這體形式而外，比較定像點的，只有「連句」的形式可說與牠相同，但是事實上的引證，聯句的「史實」却又在牠之後，所以這種「絕句」的名稱不僅是六朝以前找不出影響，便是從牠的實質上來斷定牠是從聯句出來的，也不見周到（近人有以為絕句乃截連句一人之作而成者，實未當）所以這個「絕句」名稱的意義，究當何解？淺學如我實在不敢妄斷；但是古人的說法，我也不敢妄信！不過我

(648)

知道這個名詞在六朝時已通行得很了！譬如梁簡文帝的夜望浮圖上相輪絕句，詠籠燈絕句，王僧儒的春思絕句，庾信的和侃法師三絕，沈炯的和蔡黃門口字詠絕句等等都是五言四句而被絕句之名者！

事實上已告訴我們「絕句」這個名稱在六朝時已有這樣多的人用牠，則其成立。必不自六朝始！則徐陵之題「古絕句」，必不是以當時流行的名詞而加以追題者了！——其實便是追題，亦已足證「絕句」名稱之不始於梁！

到了唐人律體詩已成立後，遂襲用六朝人「絕句」之名名其律詩。後人又因四句與八句的數目上的比例相合，遂以為絕句是從律詩截來！於是解說者紛紛然曰：「截律詩之半」云云；實在是大錯特錯！不過一切「名辭」的成立，都只是約定俗成的規矩。我們考牠的源流是如此，正不必因為與源流不合而遂否認，或者還要鬧點什麼「必也正名乎」的玩意！那便要成了刻舟求劍之傻子！不過我們却要知道這一點：

四句為絕，始於六朝，原非近體。後人誤以絕句為絕律詩！」（趙秋容語）

五言絕句，始於漢魏樂府。……六代述作漸繁，入唐尤盛！」（茅一相語）

我們很容易看出上面所辯說的，都是五言絕句，至於七言呢？我以為七言絕句之名稱，

又不過是推行「五絕」而成，「絕」的名稱既成立後，則由五絕以推得七絕，本是很自然而又是必然的情勢。五絕既明，則七絕也不難而知，現在作個簡單的敘述，以表明七五絕的相關的情事！

七言詩式在東漢的歌謠，似乎已有相當的成熟影像，光武的執金吾歌，范史雲詔桓帝時謠，「小麥青青大麥黃」「游平賣印自有平」「茅田一頃中有井」等等都是，在袁山松後漢書記載得有太學學子勝天下士，稱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的事，其太學謠已是整然的七言全篇。以太學諸生而爲此，則當時此等民歌的勢力，已不是小了，七言四句的形式，在當時也已出現，如後漢書所載的「汝南太守范孟博」的二郡謠，

按孔叢子載魯國孔氏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亦七言的句式也。此詩頗拙劣，決非七言詩既興盛後之作，以孔叢子乃偽書，不敢納爲依據！

但這祇能算是偶合，不是必然的情事！他如王子年拾遺記所載「青槐夾道多塵埃」的行者歌，南史所載元嘉中魏地童謠「軺車北來如穿雉」一首。晉書所載熊甫的別歌等等，都祇能說是偶然的符和，而蘇若蘭璇璣圖詩，雖然也可以讀出許多七言四句的詩，但也不能說便是定形。

所以七絕詩的形式，求之於宋齊以前而不得，只好在往下看罷？

在梁武帝的集裏有白紵辭二首是七言四句體式，這兩首詩却不容我們忽視了！

按白紵與子夜歌，蓋同爲南方民歌，白紵蓋吳地舞曲，故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爲四時白紵歌，而武帝所自造者，則固七言四句也。是當時已視七言四句，爲一種比較確定之體式矣！又按樂府詩集所載晉白紵歌辭三首，「輕軀徐起何洋洋」一首凡十六句，轉兩均。「雙袂齊鸞鳳翔」一首，亦十六句，凡四句爲一韻。是已穩有四句爲組之意象。而沈約所爲四時白紵歌，皆八句兩換韻，隋煬虞茂諸人。亦遵而不廢。此中消息，蓋有不能遁逃者在！

白紵本來是南方吳地的舞曲，其起源在晉。樂府詩集裏所載的白紵歌，都有與四句式相關連的情事——卽或爲四句或爲四句之倍數——則武帝采爲樂府，而居然定爲四句式，又命沈約改其辭爲四時白紵等情事，其與四句式的翕翕相通之氣，更爲明白，是四句式的七言詩，在當時已被文人所取擇了！

不過這四句式的本身，是不是這樣簡單，光由白紵歌可以說明，我覺著雖不是說明其真情，却由牠而給了我們一個「七言四句詩或許也同五絕一樣是南方歌謠」的暗示。等我細加考

察以後，我覺著我假立的這個暗示，大概不至於太無理由。我權且用事實來說明罷！

白紵歌是南歌，其足以爲說明七絕原始的材料，已見上，此處不多再說了！

在樂府詩集清商曲辭雲的西曲歌中，梁簡文帝的棲烏曲四首，陳後主的棲烏曲四首，與及梁元帝蕭子顯徐陵諸人的棲烏曲共九首。江總的棲烏曲一首，不論原作後作，都是一樣的體式。與其他在樂府詩集裏所載的樂府，無一定體式者，大不相同！則我們不能不承認她在當時已有定式，並且在吳聲歌辭裏所收的都是五絕式的歌，而西曲歌本與吳聲歌同屬南方的歌曲，則在西曲歌裏收這等有定形的詩歌。也是事理上定有的現象。樂府詩集裏有這樣一段話：

「按西曲歌出於荆郢樊鄧之間，而其聲節送和，與吳歌亦異，故其方俗而謂之西曲。」

所謂「與吳歌亦異」者，見得不僅與他歌異，便是與吳歌也不同，可見她（西曲歌）與吳聲本是相同的，祇不過是「聲節送和」與吳歌有差別罷了！自然聲節送和的差別，五言變成七言在事實上決不有所矛盾。所以梁武帝才命沈約做吳聲的子夜四時歌，而爲四時白紵歌呢！

(652)

(見通志)

按蓋采荆楚聲節，以改吳聲也。通志以爲在晉爲白紵，在吳爲子夜，後之爲此者，曰白紵則一曲。曰子夜則四曲云云。亦可作本處旁證！

上面所陳的七言四句的形式，雖然有這樣的固定！但其用韻，却還與七絕不相似。如簡文的樓烏曲第二首云：

浮雲似悵月如鈎，那能夜夜南陌頭。

宜城投泊今行熟，停鞍繫馬暫棲宿。

這是兩句換韻，很不整齊。其他元帝六首，蕭子顯一首，徐陵二首，陳後主三首，江總一首，都是二句換韻的。但是也有句句用韻的，如武帝白紵辭

纖腰嫋嫋不任衣，

嬌怨獨立特爲誰，

赴曲君前未忍歸。

上聲急調中心飛。

後來如簡文帝的和蕭侍中子顯春別四首，元帝的春別應令四首別詩二首，蕭子顯的春別四首也是每句都有均，這大概是當時的一種規則。但是在第一二四三句上用同一韻者，在當時亦已有。如簡文帝的夜望單飛鴈云；

天霜河白夜星稀，

一雁聲嘶何處歸？

早知半路應相失；

不如從來本獨飛。

而元帝的送西歸內人一首，不僅與七絕的用韻全同，並且還有了對偶之句。已開江總怨詩之先矣。

秋氣蒼茫結孟津，

復送巫山薦枕神！

絕句探源

昔時慊慊愁應去；

今日勞勞長別人！

陳時江總的怨詩云：

採桑歸路河流深，

憶昔相期柏樹林，

奈何新縑傷妾意。

無由故劍動君心。

其二

新梅嫩柳來障羞

情去恩移那可留。

團扇篋中言不分

纖塵掌上詎勝愁。

這不是很工穩的七絕詩了嗎？而北周庾子山的代人傷往二首，則簡直是唐人韻味！

青田松上一黃鶴

相思樹下兩鴛鴦。

無事交渠更相失，

不及從來莫作雙。

又

雜樹木唯金谷苑，

諸花舊滿洛陽城。

正是古來歌舞處，

今日看時無地行。

至隋末有無名氏的「楊柳青青著地垂」一詩更是平仄黏法都非常的整齊了！

楊柳青青著垂地，

楊花漫漫攪人飛，

柳條折盡花飛盡，

借問行人歸不歸。

但是七言絕句名稱，不像五言稱絕在六朝已前尋得出證據。我想七言絕句的名稱，大概是因緣於五言四句的絕句，類推而得者，實在是受五言的餘蔭呢！

總括一句，七絕的體式，原於南方民歌，——尤其是荆楚之歌，經過了六朝的衍化，至隋而體式完備，到唐之沈宋諸人乃一變而為律呂謹嚴句格穩順的詩體。因了式形上與五言絕

(655)

(656)

句相同，五言既有絕句之名，遂類推而及之，於是七絕的名詞與體式一概成立了！

不過七絕自成立後，又廣被當時的新體樂府所采取。差不多成了普通管弦裏詩歌的體式。其勢力却比五絕來得更大，所以在唐人的集子裏，不論誰人，都是七絕比五絕多，而同時也是七絕比五絕來得更能幽默 (humour) 動情，(Charming)——或許說神韻更好。其中作家，自來都說以李太白王昌齡王建杜牧諸人爲最，唐詩在中國文學裏占很高的地位，而七絕又可稱爲唐詩中的精華，所以唐詩裏的七絕，可算得唐人的曠代之業，也是中國文學中一個嬌美多情的仙人呢！

春宵

藤井真澄作
野如譯

公園路。左邊崖，崖上公園，正在盛開的櫻花可見。右裏邊登公園之路。正面裏邊由葛藤等形成的高高的土塹，土塹之前櫻柳兩三株。舞台中央偏右堆積着木材。

木材之上一個四十五六歲的有鬍子的男子。抱着嬰孩茫然地坐着。遊客不斷地通過。暫時，背負着小孩子的太太兩人從左邊來。有鬍子的男子的嬰孩突然哭起來。

老頭子 (以悲愁的聲調) 不要哭，不要哭，寶寶不要哭。(從木材處下來，走進太太們

的面前。)太太，太太，(太太們停脚)真對不住，請給我這個小犬一點奶奶喫好麼？(兩個太太相顧呆然)從早起就一滴奶奶也沒有喫，一直哭到現在，真是對不住……請給一點……

太太一 (行人兩三個停脚觀望)哦，從早起到現在一滴奶奶也沒有喫過！

太太二 寶寶的母親怎樣了呢？

老頭子 這兒子的母親病了，不能夠喂奶。(對嬰孩)哦，不要哭了罷，不要哭好麼？這樣哭下去，喉嚨是要破的，喉嚨破便要出血哦。你的母親不是要病死了麼？不是快要到那個世界去了麼？

太太二 這寶寶的母親病得那麼利害麼？

老頭子 哈，哈，已經完全沒有希望了。

太太一 真可憐，真可憐。來罷，我給一點把他喫。

老頭子 多謝，真多謝！這樣就得救了，真多謝！

太太一 (抱嬰孩)長得很肥滿……是男的，是女的？

老頭子 女的。(拂拭木材之一端)請坐在這上面好喂她。

太太一 (一面給奶奶把嬰孩喫，一面坐下；背上自己的孩子哭。)哦，吉哥！醒了麼，

醒了麼？

太太二 這寶寶來讓我喂她罷，你去把吉哥抱下來好了。

太太一 真醒得不湊巧！（把嬰孩遞給太太二抱）來罷，吉哥！（解下吉哥）

太太二（接了嬰孩，站着喂她奶奶）真是個好寶寶！這樣漂亮的寶寶，怎麼就……正月生的罷？

老頭子 十二月廿四日生的。

太太二 這樣麼。要養大一個小孩子真是不容易。

太太一 真是，真是不容易。

老頭子 多謝，真多謝。（坐在木材上，悠閑地撫着鬍子）

（羣衆漸漸增加起來。）

太太一（一面喂吉哥奶奶）母親得了什麼病？

老頭子（自暴自棄的口調）完全沒有希望的。（擊着胸）這個地方不好。

太太一 啊，這樣麼？

老頭子 兼之，又受了傷。

太太一 受了傷？

老頭子 是，請你們聽聽罷。她年輕的時候在紗廠裏做女工，肺病就是那時得到的。但她那時就是想跳出那工廠也是跳不出的。後來病越弄越深，到完全不行了，什麼工都不能夠做的時候，便終於被解雇了。我看她這樣實在太可憐，所以就招呼她起來了。最初會着她的時候，她正住在本所區（大都是窮人住的地方——譯者）的小旅店住，一個蒼白的蒼白的臉：

太太二 以前一次也沒有會過面麼？

老頭子 最初見到她的時候，我心中想：『啊。可憐哦！』這樣的一念，便是我一生不幸的開始。『如沒有人管顧她她一定死的哦！啊，可憐的……』那時我這樣自尋苦惱地想了。

太太二 哦！

老頭子 『可以救的應該去救他！』不曉得是地獄中的惡鬼，或是疫病神的畜生，那時把這樣的一個念頭打進我的腦中去了！（自憤而叫）

太太一 今天的天氣好暖和呀。汗水都流出來了。

太太二 我們的女孩怎麼這樣好睡哦！

太太一 剛才說受了傷，到底是怎樣的？

老頭子 被汽車撞着了。

太太二 汽車，那真是危險的東西！

老頭子 那裏，不過輕輕地被撞倒罷了。可是你想想看，剛剛要好的胸口，又被打擊了，所以病便再翻起來，轉成急性的肺炎了。

太太二 那個汽車捉到了沒有？

老頭子 好像雲麼，霞呢或波似地……噎……嗚嗚地走過去了。

太太二 真可惜沒有把汽車扣住了！

太太一 所以我說汽車真是壞東西哩！

老頭子 是，請你們聽聽罷。病是在紗廠裏得到的，可是在某月某日得到却證明不出來。因此，公司方面便沒有什麼責任不責任。而這次却是汽車！但因為只是腿和脛部稍稍受着傷，不過破皮青腫罷了，所以警察也不多管，就是多管，也不曉得是什麼地方飛來的汽車。這個也是沒有什麼責任不責任的。終歸，還不是要自己認晦氣算了事？

太太二 真是哩！

老頭子 我不要緊，我能夠受苦的。但是，可憐這個小孩……（一面哭着，一面從木材處

下來，從太太二手裏接回嬰孩，站在那裏）多謝，真多謝！這樣便可以到晚間不挨餓了，真多謝！（太太一二從羣衆中向右邊慢慢地走去。羣衆越增加起來。）

工人 老伯伯真遭殃呀！

老頭子 大家提防罷！大家提防要緊哩，不要像我這樣才好。

工人 對了，對了。

學生甲 很失禮，這兒一點點錢，請你收下買些牛奶或什麼把小孩子喫罷。

老頭子 噫，什麼？

學生乙 我也恰好有一點錢，請……。

老頭子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學生甲 雖想不好意思，但是我的同情，請收下罷。

工人 老伯伯，是人家的好意，不要推辭好了，收下罷，收下罷。

老頭子 那麼我就領受了。（接受）對不住，對不住。

工人 我這個也請你一齊收下。

老頭子 哦，連頭家都要這樣！

工人 只是一點意思。

(女學生兩人，接着三四人都給錢。羣衆參差挨着進來。)

老頭子 多謝！多謝！這樣便可以活幾天了。母親不曉得死活的大病！這小孩還是個奶兒！我不能夠做工！世間職業很多在那裏，但我不能去做。我非抱小孩不可。啊哈……蠢豬！蠢豬！忍耐罷！看破罷！(停頓片刻)諸位，人家常常說！『天不餓死人的』呀！

賣報紙的 (新來)到底什麼一回事，喂？

老頭子 了不得的事情。啊哈……(奇妙地笑)

賣報紙的 這個是瘋子麼？

老頭子 瘋子也未可知。索性是個瘋子還好。(對嬰孩)不是麼，不是麼，寶寶，寶寶；學徒 不是瘋子哩，好像是個很可憐的人似的。

賣報紙的 這樣麼？(對老頭子)喂，到底怎麼樣了？

老頭子 那是了不得的事。

賣報紙的 什麼了不得？

老頭子 說起來真醜，但不說大家怎麼曉得。我的老婆趁我不在家的時候，把這孩子放

下不管，自己逃跑了。

賣報紙的 那真要不得。

老頭子 (半獨白似地，憤怒的樣子) 和青年男子捲逃了！那個蕩婦！

賣報紙的 怎樣惱怒也沒有辦法，只好去找哩。

老頭子 (越怒起來) 怎麼找法？我是個今天不曉得明天飯的拖車的！去找的時候這孩子怎麼辦？這女孩的奶奶怎麼辦！

賣報紙的 (搔着首) 這就難了！

老頭子 而且第一，有了這小孩我便不能做工，不能做工便沒有飯喫！呵！……(泣)
(賣新聞的，學徒等退去。羣衆漸少。日將暮。老頭子坐在木材最低處。

一個醉着的僧侶帶着梵妻(僧侶的妻——譯者)從羣衆之中進前來。)

僧 喂，喂，什麼事情？你在哭什麼？

老頭子 死了。死了。

僧 誰到彼岸去了？

老頭子 這孩子的母親死了。連舉葬式的錢都沒有，墓也沒有，收屍的棺也沒有，線香

(664)

一枝，花一朵都沒有。

僧 這真可憐。你家在什麼地方？葬式我替你舉行也可以的。

梵妻 去罷，師傅！（拖他的袖）

僧 那裏那裏，有什麼要緊。

梵妻 但是。回去罷，啣。

僧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梵妻 酒一喫醉了便是這樣，不行哩。我不是說了麼。

僧 （對老頭子）那裏，不要擔心，一切的事我替你辦好了。

老頭子 多謝。但是師傅：死的獨自到樂土或地獄去了不知，死的身體要腐爛了也未可

知，但生的要怎麼辦呢！這個奶兒要怎麼養大呢？想到這裏來，怎麼能夠不哭！（泣）

僧 這也有理。真是死的要緊，生的也要緊呀。

老頭子 就是這樣，師傅！

僧 那麼，這個先給你罷。（拿出錢袋）

梵妻 師傅！師傅！

僧 那裏，只一點點，只是一點點。

老頭子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這怎麼好意思，怎麼好意思！

僧 那裏，只一點點，不必客氣。(強給他)

『我也來，』我也來』地說着，羣衆三四人給錢。)

老頭子 真多謝！真多謝！

(薄暗起來。聽到鐘聲。羣衆都去。殘留在柳蔭裏的一個女子走出來，二十二三歲，女優似的華麗的服裝。)

女 爸！

老頭子 (驚)啊！誰！

女 我哩。

老頭子 呀，你麼？靜子！我嚇一跳了。

女 爸，你真是！

老頭子 (不聽對手的話)突然從柳蔭下走出來……我以為是你死了的母親哩。

女 把孩子給我！把孩子給我！(要抱小孩)

老頭子 (拒絕)不行。不讓你抱的。(逃避似地走上木材之上)

女 但是！只讓我抱一下子！

老頭子 啣呀，不行不行。

女 爸！你真是太過了！我剛才在大家的背後都看到了哩。這麼，寶寶太可憐了！
太可憐了！(流淚)

老頭子 (大聲地作勢)寶寶可憐是那一個嘴說的？你有說這樣話的資格麼！(返普通的聲調)這樣的口自己已經古舊了不想再說。像這樣不風雅的話，大家都不說了不好麼？

女 但是！但是！(泣)

老頭子 (一面從木材上下來) 你演戲很來得，可是我也很來得罷。在舞台上我無論怎樣也不想再演了，但在這樣大道的中央，我却有相當演牠的興味哦。

女 (止哭)爲什麼？

老頭子 (抱着孩子搖着走來走去)我在很長久很長久之間——好長的年月忘記了——對於舞台上的演戲很有了趣味。那時我有信觀客真的感到我的藝，真的感到潛在藝之中的我的生命，才拍手喝采的。然而到現在，我曉得那是錯的了，曉得那真是可笑的事了。事實，並

不是觀客感到我的什麼藝，却是我迎奉着觀客的趣味，不是觀客的心觸到我的生命的琴弦，都是我承奉着觀客的心——卑劣的心，而訶諛觀客，才得到他們的拍掌喝采的，我不過是那些東西的玩具，並且是個最卑賤的不中用的玩弄物罷了。因此，我不想再在舞台上演戲了。不錯——到近來我完全明白起來了。

(月出。時時見得櫻花飛落。何處三弦在響。)

女 但是爸！做演員不是我們的職業麼？

老頭子 不錯，是職業啦。所以討厭。職業到底是什麼？職業，為什麼人非做職業不可，把自己的本心抹殺不顧地？爲着職業要把自己的心一向遮飾下來，爲着職業人們代代要在自己的身上和心中栽下虛僞；這樣的職業是什麼？我只要生，我只要真實地正直地生下去哦。

女 所以！

老頭子 爲着生所以要職業的麼？世間的人都這樣說罷！

女 沒有法子哩，沒有法子的哩。

老頭子 不是沒有法子。

女 我想這是人們的弱點。偉人或者不是這樣也未可定，可是……

老頭子 我長久地在虛偽中過活來了。此後我要返過來。

女 怎麼樣？

老頭子 這一次我要以自然為舞台，把一切的人們都來欺騙。把人們的拙劣的心，把良心或慈悲的這種心，拿在手裏玩哩，當做玩具似的玩弄哩。好像從前我被他們玩弄過似地，這一次我要來玩弄他們哩。

女 哦，可怕！

老頭子 啊哈……（低笑）好罷好罷，你的演劇不是很成功麼？

女 每天要滿座的。

老頭子 祝賀你一聲好罷。

女 我想請求你一件事情。

老頭子 什麼事情？（疑忌的神情避開女子）

女 我……那樣地逃走了，真不對。那真是我的不對。

老頭子 你真的這樣想麼？（走近女子）

(669)

女 真的這樣想。

老頭子 靠不住……

女 那不管，那什麼時候我再來謝罪，但是爸，我因為演戲相當得到成功，經濟方面稍為有點餘裕，你把寶寶交給我好麼？好麼？不好？

老頭子 (又登上木材之上) 慢慢地進攻起來了。

女 我曉得你抱着孩子是很困難的。

老頭子 既然曉得我困難，為什麼你要逃走？我想這樣問哩。

女 所以，我不是陪不是了麼？我從小就是你養大的。連演藝都是你所教成……就是今日的大成功，尋根究蒂起來，也是你的功勞吧。我決不會忘記你的恩義的。可是……

老頭子 可是什麼？可是那個男子比我好罷？

女 沒有的事。

老頭子 坦白地說你是想着那個男子好了。我不會因此發牢騷的，就發牢騷也沒有辦法。又我也不會嫉妬，因為你是我的弟子哦。

女 而且因為是你的妻哩。

老頭子 不是妻，是情婦哦。

女 哦！

老頭子 不錯，是情婦，是戀人。

女 那我是覺得不安的。

老頭子 你覺得不安我曉得。就是這樣我才嫌惡。

女 但是。

老頭子 無論怎樣說，這孩子是我的。

女 啊，啊！

老頭子 但這是從世俗說的，和職業同樣地，從醜劣的習慣上說的話哩。

女 呵——呵！

老頭子 只是情婦，就只是情婦好罷。呵哈……(笑)

女 呵，怎麼好呢？要怎麼辦好呢？(停頓)老實說，那個男子我不很喜歡，但現在

後悔也沒有辦法了。

老頭子 那個男子年輕哩。

女 也不算什麼年輕，已經四十歲了。

老頭子 那個男子有錢哩。

女 就是有錢不好。

老頭子 不會不好罷。(孩子哭)不要哭，不要哭。(站起來從木材上下來)

女 (走近老頭子身旁，伸出兩手)讓我抱一抱；(老頭子搖頭)只讓我抱一下子也好！

老頭子 (抱着孩子踱來踱去巡迴着，以美聲唱催眠歌)楊樹葉兒，嘩啦啦，小孩兒睡覺找他媽……

女 睡了？(探首望小孩)

老頭子 靜靜！(獨自逍遙地又念催眠歌)乖乖寶貝兒你睡罷，媽虎子來了我打他。

(洞簫的聲音從何處發出)

女 爸，我決心了！

老頭子 決心？

女 我決心把那男子拋棄！拋棄！我決心回來，決心回來！

(672)

老頭子 唔——？

女 和從前一樣地做下去，和從前一樣地生活下去好罷！爲着寶寶，爲着可愛的寶
寶！

老頭子 爲着寶寶麼？

女 我仍舊是爸的弟子，仍舊是爸的……。

老頭子 說得可愛呀，但是已經遲了。

女 不遲。

老頭子 我不想改變我現在的生活。我對於現在的生活有十分的趣味，能夠這樣做下去，寶寶的奶也沒有不自由，我的酒也沒有不自由。悠閑自在！而且也可以借此來報仇報仇哩。

女 但是，但是……

老頭子 一想到再和你同住，要再來擔心種種的青年男子，我便要發狂的。想到那樣事，毛孔都要直立起來哦。

女 我不會再做那樣事了！決不會了！

老頭子 在夜深一點鐘時候，不管天在下雪，而要在外邊跑來跑去追探你的行動，想到這事，我全身便要起戰慄。而且想到那一晚的事情……

女 不要說，不要再說！

老頭子 如果我的心再受一次那樣的創傷，我便真的會變成一個狂人也未可知，會那樣就倒下去死了也未可知，一不謹慎，竟會把你殺死了也說不定哦！

女 決不會再有那樣的事情發生了！我不會哩！

老頭子 或許你因道德觀念會柔順規矩起來也算不定。然而縱使作柔順規矩起來，我的心中，要自己造出種種可怕的事情來也未可知。這樣，我恐怕要受着我自己造出來的疑心的鬼苛責罷！

女 這一次我真的要使你安心了！一定的！一定的！

老頭子 我如繼續現在這種的生活下去，便再不會有那樣慘酷的事情來苦你和苦我自己了。兼之，我這樣反可以玩玩弄弄人們。（這時醉着的工人踉蹌地從左邊出來，唱着流行歌向右邊去）好罷，今天就這樣閉幕算了。後會如有期，我們再來好好地談一下，平靜地，平靜地再來談一下罷。

(673)

(674)

女 寶寶可憐哦！寶寶……，
老頭子 寶寶是我做買賣的招牌，貴重的招牌。寶寶是我的兒子，同時是給我酒喫的做買賣的招牌。

女 若是做買賣，不是一樣的是職業麼？

老頭子 新的職業哦。

女 就是新的職業也是職業，是你所攻擊的職業哩。

老頭子 名雖同樣，但質却不同。這是完全新的職業，和世間的職業意味完全不同的新職業。可是，算了罷，這樣難解的哲理任你去猜想，把閉幕的口笛吹起來好了。再會！（小孩哭）哦呀不行，醒了麼。（唱催眠歌）楊樹葉兒，嘩啦啦，小孩兒睡覺找他媽。乖乖寶貝兒你睡罷，媽虎子來了我打他。

女 啊！啊！……（俯伏在木材之上，以兩手掩面而泣）

櫻花飛落滿空——幕。

（1929.12.28譯完）

雜貨鋪

魏中天

瞎子單獨在路上跑。

一個無賴，故意倒在他的身上，使他跌倒了。瞎子兇兇的罵一聲：「豬獯！你沒有眼睛嗎？」

那個無賴也恨恨的答道：「你這王八蛋，我是瞎眼睛，難道你也瞎了嗎？」

瞎子聽着，笑了！說：「朋友！我們都是同病相憐者！」

○ ○ ○ ○ ○

很多小小的百貨公司，在平時店的門首，都貼着『歡迎參觀』四個大字。

根據這個道理，那末，你進去看看。不買東西，也是很公道的。

一位穿自由布長衫的青年進去遍視了一週，空手跑出來，公司的幾個夥計們同樣的發出了一種猙獰的譏笑！

○ ○ ○ ○ ○

一個男子，想對二個女子進攻。

(675)
於是決定寫了一封信給第一個女子，一星期後，沒有接到她的覆信。他又寫了一信給第二個女子。

(680)

革命策源地的某城，因爲一般人的心裏，都是胸懷大志；不甘願居人之下，所以年來政局變動得很利害。

在乙起來推翻甲的時候，第一個罪名就是『討共不力！』在丙起來打倒乙的時候，第一個給他的罪名，仍是『討共不力！』

這是某城革命的藝術。

○ ○ ○ ○ ○

哭！是一種藝術，有很多人不懂哭的藝術，有時不免亂哭或假哭。

某博士剛從國外回來，感着哭的緊要，即時開辦了一座『哭藝專門學校』。

聽說，女子報名者比男子更形踴躍云。

一九二九，八，三十日於上海。